

一周书情

半落杂草,与火同行

兰德华

《半落》



【日】横山秀夫 著 王维幸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谁是真凶”模式走投无路之时,两本对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书,拯救了日本推理小说:一是东野圭吾的《恶意》,一是横山秀夫的《半落》。本书则是横山秀夫高水准代表作之一。

《半落》讲述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男人的故事。一年前,他的儿子病死;儿子忌日前两天的时候,他亲手掐死了妻子。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问题是对于“案发后两天”发生的事,她始终一言不吐。陷入了不完全招供的“半落”状态。

他其实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既可以以死谢罪,也可以亡命天涯,可是他为何选择自首,选择去监狱度过余生?

在成为自由作家之前,横山秀夫有12年的记者经验,积累了大量扎实的写作素材,因此作品善于深刻揭示事件背后的社会性,能细腻剖析人物的心理弱点,结局往往“一笔入魂”,震撼人心。

《故事思维》



【美】安妮特·西蒙斯 著 俞沈诚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讲故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思维。想象一个没有故事生活世界,该是多么无趣!

道理只能赢得辩论,故事可以收服人心。本书是故事大师安妮特·西蒙斯真正的奠基之作。

6大故事模板,9类讲述技巧,10个情景策略,这并不是讲故事的终极之道,但可能激发你的故事思维。

真正的讲故事的人,或许并没有固定的模板,但《故事思维》却不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书中不提供金科玉律,但却凝练出人们讲故事的规律。作者开创性地提出商界沟通中常用的6大类故事,并详细阐释了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安妮特·西蒙斯秉承一种理念值得我们借鉴: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最有心机、最强硬、最敌对的人内心深处最柔软所在。

《百鬼夜行——阳》



【日】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的“百鬼夜行”系列短篇集新作。与《百鬼夜行——阴》的内容构成一致,全书收录了10篇阴郁压抑,又独具魅力的妖怪故事,既有恐怖的“大首”,又有凄美的“青鹭火”;既有邪恶的“鬼童”,又有诡异的“蛇带”。故事讲述了被妖怪吞噬了心灵的凡人,如何渐渐模糊了幻象与现实的边界。全书以独特的叙述节奏营造出一种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氛围。

京极夏彦的写作,是一种另类的写作,别人难以模仿、难以企及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是兴趣。1994年,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姑获鸟之夏》,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

百鬼夜行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布局精彩,架构繁复,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书籍甫出版便风靡大众,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该系列从1994年延续至今,已成为里程碑式的经典。

《与火同行》



【美】大卫·林奇 著 冯涛 译
新星出版社

如果你是一个电影爱好者,那么你会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大卫·林奇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最难以描述的观影经验。他的电影氛围诡秘、超现实,极具视觉冲击力,在公路片的形式中展示现代人变化分裂的精神症候。从《橡皮头》《蓝丝绒》《双峰镇》到《穆赫兰道》几乎每一部都是烧脑神作。

林奇主义是怎样诞生的?这位天才导演到底怎样拍出怪诞不羁的影片?这本书会给你答案。林奇说,“生活令人费解,电影也理应如此”。年过七旬,他依然创作力旺盛,最近《双峰镇》第三季马上就要开播,这部25年后回归的神剧无疑是众多影迷的年度期待。

何建明：当代作家需要有劳动精神



本报记者 苏墨

何建明的头衔很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出版集团老总、全国劳动模范……当过农民、纤夫、军人;有人说他是获奖专业户,有人说他是全能型人才,但他自己定位自己,却落在了“劳动者”上。

当了12年全国劳动模范的何建明,与《工人日

报》记者面谈,最想表达的是两件事:一是想用作品“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劳动模范,二是依旧很担忧时下的创作风气——缺乏劳动精神。

“我还在写,还在现场”

12年间,写了20余部报告文学作品。每一部都是扎扎实实地靠脚走出来的。“作家劳模就要用作品说话。要一步步地做、一字字写,那才是真正的劳动。”何建明说,没有一部作品只是靠笔写的,都是利用工作闲暇,到当地采访、调研、查阅资料,甚至要沉浸在生活场域中,才完成的。“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劳动。”何建明说,他还在写,他还现场,在他看来,得遍了各类奖项后,驱使自己还在写作的就是使命感与责任感,“通过劳动完成自己的作品,让老百姓认可我还是个作家,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劳模的第11年,何建明再次交出新作——《爆炸现场》,记录的是天津“8·12”大爆炸。“为什么要写这个事件?”他回答道,当他站在天津大爆炸的现场,无数个疑问徘徊在他的脑海:大爆炸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导火索是什么?消防队员和指挥官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生死死?自警铃响起时,真正的情火现场如何?大爆炸前的瞬间,他们留下了怎样的珍贵对话?动荡的爆炸现场,还意外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节外生枝……在那片废墟上逝去的年轻生命,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女。他告诉自己:“我必须写!”

这之后,2015年的中秋节、国庆节,还有许多个

齐峻

说起六一儿童节,少儿图书算是出版界送给孩子们最贴心的礼物了。各大书店琳琅满目的少儿图书前,每到这时,就挤满了孩子和家长,挑选心仪的图书。

参与少儿图书出版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早前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一则数据显示,全国582家出版社至少有546家在出版少儿类图书。

这么多的出版社能给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不过,两件亲身经历的事却让我觉得出版社在送给孩子的礼物这事上应该更用心些。

一件是,今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弟弟,在老师的指定下,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辅导教材,回家检查时才发现,不仅书中的内容与已有的另一出版社的书大同小异,而且中间竟然缺10多页。

另一件是,某大学同学与一图书出版公司“合作”,以一个月的时间编出一套丛书,共5册,类似“中外名人成长故事”的内容,每个故事约5000字,“源自网络”,编者一人,以某出版社之名出版,据说销量不错。但据我所看,其中仅错别字之多这一项就

不及格。

像这种内容雷同、赶工期、粗制滥造在少儿图书中不占少数。如果这些礼物只是不够用心的话,那么有一些少儿图书不仅不能算得上是礼物,简直就是“毒物”。近年来,媒体曾多次报道有些少儿图书中含有的暴力、恐怖甚至色情内容,触目惊心。

出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我国,各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定位,也有自己专攻的出版领域,出版社一窝蜂挤到少儿图书领域,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看中了这块市场的巨大商机。

这是市场行为,好理解,也无可厚非。但是出版还是一项文化事业,有其特殊性,少儿出版就更特殊了。

少年儿童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图书对其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不是一

一部民族的史诗

——重读陈忠实《白鹿原》

魏咏柏

由张嘉译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最近复播了。在追剧的同时,我忍不住从书柜里翻出陈忠实的原著《白鹿原》,郑重而认真地翻阅起来。

20多年前的1993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仿佛石破天惊,震撼了中国文坛。当时,我刚中学毕业,因为爱好文学,也慕名买了一本,并废寝忘食地阅读。

文学就是历史记录的细节描写。

《白鹿原》是一部20世纪初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是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特殊的时代背景,浓厚的关中风情,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朱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白嘉轩勤劳与自私,鹿子霖虚荣与贪婪,白孝文情感波折,白灵投奔革命,黑娃被迫为匪,鹿兆鹏追求理想,鹿兆海舍生取义,演绎了两个家庭不同子孙,曲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大革命洪流不息,日寇入侵危机四伏,三年内战社会动荡,白鹿原风云变幻,古老的土地在阵痛中战栗,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必定在洗礼中传承、变革要对旧体制和生产方式重新改写,新中国将迎来明媚的

阳光……小说展现出由家到村、由村到国的历史演变,这其中所折射的沧桑画卷深深感染了我,并引发



无穷的思索。

20多年后的今天,人到中年的我再次捧读《白鹿原》,更觉得它的伟大与迷人魅力。如果了解中国历史,就能发现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其原因归根结底是两大类:一是天灾,一是人祸。人祸为害更甚!在漫长的文明历史岁月里,人类为了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所造成的祸害远远超过自然灾害给人类所带来的祸害。

《白鹿原》里描述了中国农民经历过的几乎所有的天灾人祸,比如严重的旱灾,但描写更多的是人祸:政权交替带来的灾难,执政者的“苛政猛于虎”;苛捐杂税;兵痞、匪患、瘟疫、伦理道德沦丧、愚昧迷信的盛行;赌博、毒品的灾害等等。天灾人祸对中国贫穷的、勤劳的、安分守己甚至软弱的农民造成哪些影响?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肆虐后又怎样忍着苦痛去重建家园?希望避免历史的覆辙,这也许是《白鹿原》的目的所在。

《白鹿原》的内涵是丰富而厚重的,每个人物都是特定的历史符号。陈忠实从20多卷蓝田县志中寻找人物的踪影,往往只言片语的人物介绍,在小说中就复活了,就像穿越时空一般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从他们身上感悟到了苦难,进而把这些苦难又融入民族的血脉中,因此,这部小说是一部民族的史诗。它们然像一座石碑,让每个中国人铭记那些逝去的悠悠岁月……

宁江炳

合上《瓦尔登湖》湖绿色的封面,一股澄澈的湖水在心中荡漾,聆听梭罗关于自然、生命、生活的对话,内心便扬起一种纤尘不染的韵律。

《瓦尔登湖》是本宁静的书。150多年前,梭罗幽居在瓦尔登湖畔两年两个月时光,他在湖畔自建小屋,他在那里捕鱼、耕种、沉思,并记录了从春到冬的自然风景,他在那里过着与现代丰富物质生活相对立的古朴生活,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梭罗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住着简陋的小木屋,凭一张小床,一张桌和一些稿纸,秉持执著的信念,凭着对自然的热爱,完成了这部杰作,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生实践,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

这是一本孤独的书。梭罗特立独行,怀着一颗向往自然的心,在这个被誉为“神的一滴”的瓦尔登湖畔,踏上了心灵的旅程,“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逸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东升直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片松林,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



他就这样静静地卸载城市的喧嚣,思考人生,孤独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美好,其意蕴醇香而深远。他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精妙绝伦,读之,感觉心如湖水般澄澈明亮。

这是一本简单的书。瓦尔登湖很美,梭罗乐此不疲重复着钓鱼、耕作、烘焙蛋糕,接受访客、思考、写作……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

周末,何建明都选择了在爆炸现场度过,虽然已经没有了硝烟与爆炸声,但当站在炸坑前、当看到重伤的消防战士,他依旧感受到了滚滚气浪与撕心裂肺的疼痛。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他用作品告诉读者烧伤最严重的消防队员岩强如何复活;消防队员张超方在昏迷40多天后,在妈妈的呼唤下如何醒来;周秀政委在火场面前的真实心理怎样,如何完成预设中与女儿最后的对话;还有,那些一抱就碎了尸体,甚至几乎汽化的尸体,如何让亲人面对……

而这部作品,并不是何建明这两年的全部创作,他还写作了《死亡征程》《真假之间》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期间写作的短篇作品不计其数。有人说,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高产高质的,此言应是不虚。最近正在写作的《金山银山》,也是因为被劳动者依靠双手改编旧面貌创造新生活的典型事例所感动。

“没什么是能够不劳而获的,包括写作”

作为资深劳模,何建明对当下人的劳动观很是费解:“很多年轻人寄希望于一本万利、不劳而获的财富获得方式,他们不仅淡化了劳动精神,扭曲、异化基本的劳动观,甚至视其为愚蠢、阴谋。”何建明边说边摇头:“文学界也是这样,很多年轻的网络作家追逐逐利益,不踏实搞创作,总希冀着一夜成名。”

莫让礼物变“毒物”

家一户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大计。因此,保证少儿出版的质量需要出版社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努力。

对出版社而言,这需要勇气和担当,因为它意味着可能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质量优良的少儿出版物同样需要成本投入,一个东抄西凑、快速成书的出版物稍事包装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市场上击败原创之作;一套恪守教育原则的良心作品也很可能不敌刺激眼球、内容不良的“毒物”。这些都是出版社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出版社在面对少儿出版这块大蛋糕时,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原则。同时,执行比其他书更加严格和规范的出版印刷流程。

出版社之外,更需有关部门发挥裁判监督的责任,以更加严格的行业标准和执法,让那些“劣币”让

“哪有可能随便写写就成名成家?不去辛勤地劳动,怎么会被读者认可?”何建明说,有很多年轻人,闭门造车地用几天、几个月写些玄幻、不贴近生活实际的东西,还总抱怨怎么不能获奖。这让他感到深深的担忧。

“书写劳动者,首先自己要是个劳动者,才会对劳动有感情,才会理解劳动人民。”他认为当下缺乏有影响力的、书写劳动者作品的根源在这里。

与此同时,何建明对近年来涌现的打工作家、产业作家青睐有加,“这些年,作协的队伍里多了产业作家和打工作家,他们可能不是一流的作家,但他们来自生产一线,作品里满是劳动者们最真实的酸甜苦辣,这不正是最好的中国故事吗?”何建明说到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从手机通讯录里翻找出一个电话,对记者说:“这个诗人你们《工人日报》应该关注一下,叫杨成军,他是位农民工,诗写得不错,我和他联系很多;还有个诗人叫刘迅甫,也是位农民工,他每年在春运列车上给农民工兄弟们朗诵诗歌,搞得非常有声色。”我告诉他,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在本报上都有刊登,何建明显得特别开心,继续对记者说,陈启文、郑小琼、王十月这些基层作者的作品水平提高非常大,现在已经是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有力竞争者,作协面对打工作家、产业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很多,也为他提供了多种进修学习的机会。“我们不期待他们都达到莫言的文学水准,只要能够带动各自产业队伍的创作,这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位于“良币”。有关部门应加大对那些真正用心的少儿读物的补贴扶持,降低其生产成本,对那些粗制滥造,甚至内容有毒的出版物加大惩戒,规范市场。

当然,若要真正去除我们的少儿读物中的“毒素”,从长远意义上来讲,更有待于教育体制和理念的进步,国民阅读观念和质量的提升。希望有一天,少儿出版能成为孩子们最纯粹、最美好和最安全的礼物。



图片选自参展绘本《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 金波 著【西班牙】阿方索卢阿诺 绘

《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百城插画展北京站启动

本报讯 5月25日,中国原创奏响天籁之韵——《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百城插画展(北京站)启动。

据了解,此次插画展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悠贝亲子图书馆承办,旨在以插画展的形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落地活动,推动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100幅插画均来自中国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幼儿画报》和月发行量超过80万册《婴儿画报》,由著名国际插画大师罗杰·米罗、

皮亚特·格罗布勒、郁蓉等人创作。画面充满想象力,风格多变,构建了一个个奇妙的童话世界。这种聚集国际顶级大师合作的方式在国内幼儿期刊界尚属首次,这样的合作也赋予了图画书更丰富多变的视觉风格和文化内涵。

本次插画展将一直延续到12月,陆续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四川等全国多个省市的悠贝亲子图书馆开展。

(苏墨)

可以衡量他自身天性的深度。湖边的树是眼睛上的睫毛,而四周树木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悬崖,则是悬在眼睛上的眉。”梭罗独居湖畔,与湖中的野鸭、水鸟、鱼、昆虫为伴,看它们在水面“翔舞”,“犁”出涟漪。

这是一本富有哲思的书。梭罗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活的优越并没有让梭罗迷失,他曾说,“人最美好的部分,也会被犁入土壤,化作养肥”,他隐居瓦尔登湖畔,不是在逃避什么,他只是想过自己的田园式生活,想亲身实践自己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思想,绝对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一个高尚的人不应没生在无穷的欲望之中,一个自由的人不应违背大自然的脚步。他提倡俭朴生活,并不是要粗茶淡饭或是节衣缩食,而是要多听祈新的节奏,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作者们在瓦尔登湖畔追求孤独,实际上是在追求深刻,他孤独的心充满着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孤独催生了他的深刻思想,“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这是他的心灵的呼声。

梭罗以他田园式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物质的富有不等于精神上的富有,将自己融于自然,心灵就会像青苔一样恢复滋润,像美丽的瓦尔登湖一样,平静、自在、坦然、简单而不苍白。